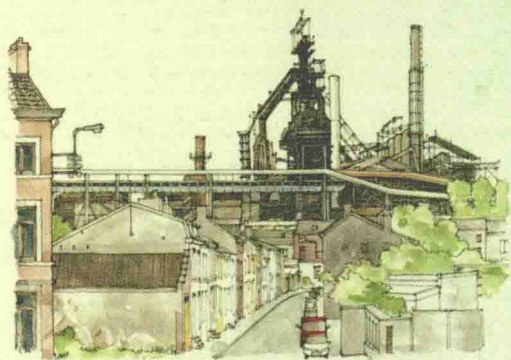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少年理想国

愿黑暗中的光芒照亮你

陈虹羽 著

少年理想国

陈虹羽 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少年理想国 / 陈虹羽著. — 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13.12

ISBN 978-7-5125-0626-8

I. ①少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303056号

少年理想国

作 者 陈虹羽
责任编辑 宋亚晖
统筹监制 葛宏峰 李 莉
策划制作 李 莉
美术编辑 韦志民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8印张 164千字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
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25-0626-8
定 价 25.0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1551 传真: (010) 64271578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

传真: (010) 64271187-800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少年理想国

陈虹羽 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少年理想国 / 陈虹羽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13.12
ISBN 978-7-5125-0626-8

I. ①少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303056号

少年理想国

作 者 陈虹羽
责任编辑 宋亚晖
统筹监制 葛宏峰 李 莉
策划制作 李 莉
美术编辑 韦志民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(北京)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8印张 164千字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
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25-0626-8
定 价 25.0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
总编室: (010) 64271551 传真: (010) 64271578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
传真: (010) 64271187-800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目录

- 零 / 5
- 壹 · 那些云 / 8
- 贰 · 某种孤独 / 30
- 叁 · 小宇宙 / 49
- 肆 · 南城的果实 / 77
- 伍 · 春日宴 / 104
- 陆 · 世界上每一种女孩 / 121
- 柒 · 泉水中睡着的鹿王 / 149
- 捌 · 几次别离 / 189
- 玖 · 青春将晚 / 230
- 归零 / 250
- 后记 / 255

零

我还记得十三四岁的时候。

那时我整日和自己的好朋友杨朔厮混在一起，以及一个名叫罗雪莹的女孩。现在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再见到杨朔了，但我仍会不时地想起他。不知他现在在哪里，也不知他过得如何。

他喜欢画画，但并不是你们想象中的艺术青年的模样，他没有凌乱的长发，也没有颓废的眼神。他一直都理很短的板寸头，多年来从未变过。提到杨朔，我回忆中最多的画面，不是他在画画，也不是他站在天台上告诉我他理想的那一幕。一提到他，我总想起他斜挎着那个蓝灰色的书包，把手插在裤兜里埋头走路的样子。他在空旷路面的马路牙子上走，在重机厂小区交错复杂的花台中走，在离开南城的大件路上孤独地走，在沉闷的教学楼人声鼎沸的走廊上沉默地走。

他就那么走着，偶尔踢开脚下的石子儿，偶尔对令他不知所措的周遭投去一个疑惑的眼神。如果他抬起头，那必将是一张眉头紧锁的脸庞。不过我就站在他的对面，他抬起头就看到我了。他的眉

头舒展开，他吹了声口哨，他把插在裤兜里的手抽出来挥了挥，他高兴地朝我打招呼叫着我的绰号道，小歪！

我也记得十六七岁的时候。

我和杨朔仍旧在同一所高中，我们身边围绕着各种各样的女孩。那时的我们那样年轻，未来也拥有无限可能。我们以为把梦想大声喊出来就能实现，也以为只要不顾一切，就终能得到自己所想。

我们在两边都是田野的笔直公路上骑行，他的身影在阳光下挥发着荷尔蒙，我们都有一张青春逼人的脸庞。我们坐着火车穿过深夜，窗外闪烁着零星灯火的城市和漆黑一片的乡村交替闪现，像快进的电影。

画面到这里就中断了，我想不起接下来的情景。我必须再倒退回更早的回忆，才能慢慢想起一些年久失修的往事。就像用磁带听歌，听着这几句猛然无法想起这首歌的前奏。这时我只好摁下快退键，倒退至最开头的位置。在快退中，磁带发出吡吡的噪声。我又仿佛看见列车在疾驰中掠过铁轨，就好像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只剩下回忆。

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呢？

周末的午后，我在沙发上小憩，总能梦到那些时光。好像我还不曾长成大人，仍旧是一名少年。而每当我醒来，一种衰老感几乎将我击倒。

世间最残酷的事中，大概包括让一个不再年轻的人回忆他的青春吧。每想及此，痛彻心扉。

我所住小区对面的楼盘又开始施工了。机器的轰鸣，工人的呐喊，飞扬的尘土席卷而来。我几乎又看到十几年前的重机厂小区。也是机器，也是工人，也是弥漫着尘土的天空……

小区的大多数住户诸多抱怨，有热心肠的人牵头，要我们联名去抗议这种严重影响附近住户正常起居的施工。我礼貌地在联名书上签了字，但并没参与具体的谈判与讨伐。

老实说，我竟然还有点享受这种每天在嘈杂的声音中度过的日子。

好像我还在南城。

好像我还没有老去。

回忆要从一九九六年开始。

壹 · 那些云

一九九六年的重机厂小区笼罩在一片云雾中，那些少年和少女也笼罩在这种往事的云雾中。回首去看，我像看到了一团团的云。

重机厂小区总是在重机厂打钢的哐当声响起时迎来黎明，又在哐当声消停时迎来夜晚。家家户户基本不必使用闹钟，除了那些值班要早起去打钢的工人。哐当声在六点三十分时准时响起，好像要把地面砸出一个大洞。杨朔睡眠朦胧地起床，洗漱，背起书包出门，到楼下大声喊我。

小歪，快走了！

马上！

我一边对着窗外回应，一边飞快地用毛巾抹几把脸，抓起书包就往楼下跑。

我们在小区门口的早点摊分别买一根油条、一个茶叶蛋和一碗豆浆。吃完后就走路去仅一公里路程外的重机厂子弟初中。

你们知道，上学是很无聊的。我们从踏进教室的那一刻起，就伸长了脖子盼望放学。我们五点放学，一般来说五点半能到家。一

回到家，我们就拿出作业拼命赶，跟鬼画桃符差不多。重机厂的工人们五点半下班，我们的父母下班后六点能到家。他们一回家就熬上粥，拌点儿小菜，再做个小炒。六点半我们作业做完了，他们也把饭做好了。一家人围在昏暗的厨房里把肚子填饱，七点钟家长开始看新闻联播，属于我们孩子的夜晚就到来了。

我们纷纷下楼去院儿里会合，玩那时流行的一种弹珠玩具手枪。在我们重机厂小区，这种手枪男孩儿们人手一把。它打在人身上虽不致伤，但也足以疼得嚎上几声。我们分成两拨，展开激烈的枪战。通常是一拨以王俊杰为首，一拨以杨朔为首。我总是坚持跟杨朔一起，他跑到哪儿我就跟随到哪儿。五彩的小弹珠被射击出来在傍晚的空气里穿行，我兴奋得大叫，杨哥，小心右边！快，向左！杨朔神气活现，他灵巧地避开那些穿行的子弹，并给“敌人”致命的打击。我们在这样刺激的游戏中奔跑得汗流浹背，惬意无比。

我为什么会对与自己同龄的杨朔崇拜得五体投地，现在我已不太回忆得起当时的原因了。或许一开始是因为他能把白色的纸板剪成烟盒的形状，并在上边画出逼真的烟盒的图案，抑或是他能画出和小人书上一模一样的图画，总之和他与生俱来的绘画才能密切相关。年幼时我身体不好，是个药罐子。男孩儿玩耍时老爱撇下我，只有杨朔乐意和我在树荫下玩儿拍烟盒的游戏，用他自己画出来的那种。

杨朔还有一个神通广大的爸爸，是厂里的技术骨干，为人很刚直，连领导都惧其三分。如果杨朔爸爸撞见小区里那些男孩儿捣乱，他

就瞪着他们喊，这么小就不学好，书都白读啦！孩子们怕他，灰溜溜地逃走了。

在我看来，杨朔无所不能，我做梦都想变成他那样的男孩儿。

南城有三条主要街道：铁匠街、木匠街和织女街。在南北方向上延伸五公里的铁匠街上当然不止重机厂小区。化工厂、汽轮厂同重机厂一样都是有实力的厂子，员工家属人口加起来超过十万。那些家属小区的男孩儿们效法新流行起来的香港片，纷纷成立了帮派。加入了帮派的男孩儿们开始飞扬跋扈，他们成群结队地游荡在铁匠街上，到别的小区“建交”或者“挑衅”，煞有介事。

重机厂的男孩儿不甘示弱，在某个夜晚的枪战开始之前，王俊杰提议道，我说，我们也成立一个帮派吧，怎么样？

大家没反应过来，人群里响应者寥寥无几。

王俊杰接着说，我就他妈看不惯化工厂的李申强和汽轮厂的陆以明那副样子。他们以为自己是他们小区帮派的首领就了不起吗？我们重机厂男孩比他们更多，岂能容下他们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！

对对对，张力像是想起了什么，赶紧响应道，化工厂那几个痴气死人啦！他们总觉得自己的青龙帮很了不起，你们记不记得前几天他们来我们院儿里要加入我们的枪战。结果他们根本不会玩儿，后来散了你们回家了，他们还抢走我一包子弹。那包子弹是我三天没吃早饭才买下来的，自己都还没舍得用呢，就被他们抢走了！杰哥，你可要替我报仇啊！

王俊杰看了张力一眼，鄙夷地说，那是你自己不中用，才被他们抢走的，给我们重机厂丢人。

张力还想分辨什么，但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，又闭上了嘴。

王俊杰看到张力的反应，为自己的威信感到满意地点点头，于是又说，当然，他们欺负你，就是不把我们重机厂的男生放在眼里。放心吧，我会解决这件事。顿了顿接着说，哼！我早就看他们青龙帮不顺眼了。大家说说，你们怎么忍心看着我们重机厂的人被欺负？我们一定要给他们些颜色看看。哎，你们知不知道有个词，说是什么，群龙无首。我看啊，群龙无首，难办。我们要集中力量办大事，把他们化工厂杀个片甲不留！

对，杀个片甲不留！人群里有几个声音喊起来。他们都或多或少被李申强和陆以明欺负过。

这时又有人发问，那谁来为首呢？

王俊杰朝那个方向白了一眼，这还用问？当然是我。

人群又沉默了。

王俊杰看无人拥护，很是着急，他朝着张力说，张力，你说的那件事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去化工厂给你讨个公道。他又转向其他人道，你们想想，建帮是我提议的，我爸又是厂长，我当帮主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再说了——我零花钱多，我多买点子弹给大家用。

这时那些平日里跟着他打枪战的男孩儿开始响应了：杰哥，你真的会给我们买子弹吗？诶，我觉得杰哥不错。

就杰哥吧，有谁不同意？张力说完后讨好地站到了王俊杰身旁，

扫视了一圈男孩们，男孩们没人表态。于是张力赶紧说，行了，既然没人不同意，就是都同意了哈？以后咱们都听杰哥的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！

王俊杰站到花台上去，俯视懒散的男孩儿们。整个过程里，杨朔始终保持沉默，我只好也同样沉默地站在一旁。王俊杰神气地说，我一早就想好名字了，以后我们就叫飞虎帮吧。明晚大家记得都带个碗出来，我们要歃血为盟！

人群里零星地响起几声应答，然后各自散去回家。由于我和杨朔的家住在一幢楼里，我们还能同行上一段路。我问他，杨哥，你怎么不去当帮主？其实支持你的人也很多的。

杨朔摇了摇头说，我不感兴趣。一群人在一起装模作样，有什么意思呢？没意思。

可是，也不能让王俊杰当帮主，让他骑在我们头上啊。我担忧地说。我是最讨厌王俊杰那帮人的，他们坏心眼儿太多，在学校里也常和老师作对，一下课就在教室里起哄打闹，好像要以大嗓门来吸引女生的目光。真是吵得要死。

得了吧，我才没打算要加入他那个什么飞虎帮，他管不了我。就算他要拉屎，也拉不到我们头上。杨朔说道。听到他不打算加入王俊杰的帮派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到了他家的单元口，他一边朝里走一边回头叮嘱我，明天可别带碗啊！咱俩不管他们，让他们自己搞那些过场去。我还来不及回答，他的身影就在楼道里消失了。

第二天傍晚，我和杨朔躲在花台的后面看男孩儿们在王俊杰的带领下歃血为盟。他们都从各自的家里带来了碗，各种碗参差不齐，甚至于有的碗上还绘着粉红色牡丹的花纹，显得滑稽可笑。不过，男孩儿们并未把这些放在心上。王俊杰把他爸泡的药酒偷了出来，倒进每个男孩儿的碗里。他站到前面，一只手举起碗，一只手从裤兜里掏出小刀，他说，该滴血进酒里啦。

男孩儿们听他这样说就闹开了，显然大家是不愿意把自己的手指划条口再挤几滴血出来的。有人说，杰哥，意思意思喝喝酒就行了呗，搞这个……多疼啊！

你们这群胆小鬼。流点儿血都不敢，还算不算男人？王俊杰恨铁不成钢地说道。

王俊杰的激将法并未起到作用，群众们依然端着碗站着，谁也没有下一步动作。

一群废物。王俊杰摇摇头，把碗塞到前排一个男孩儿的手中说，你帮我端着。然后他举起刀和手指招呼大家，你们看清楚啦，都看清楚！你们不愿意就算了，我也不强迫你们。但我是一定要带这个头，叫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真男人。

他朝着自己的食指猛地扎过去，大家都没料到他下手这么狠，血液顿时源源不绝地涌了出来。男孩儿们惊呆了，那个端碗的男孩儿更是惊得合不拢嘴，瞪着眼看王俊杰伸着食指让血流入酒中。这时我身旁的杨朔开口了，他用不屑的口吻说，以为自残就了不起吗？喊，只有底气不足的人，才会用这些哗众取宠的招式吓唬别人呢。

其实当时我的内心也有些为王俊杰的这个举动所震撼，不过听到杨朔的评论，我很快就释怀了。我赞同地点点头，是啊，是缺心眼儿。

不过其他男孩儿显然被震住了。王俊杰端着那碗融进了他血液的酒，对大家说，都排好队，干了这碗酒，我们就是兄弟，以后谁被欺负，整个飞虎帮替他撑腰。干！

几十个男孩儿排成方阵一齐仰头，我看见他们被药酒辣得挤眉弄眼，但还是一口就把它喝掉了。或许是他们都受到了王俊杰的鼓舞。在这个夜晚，以王俊杰为中心的男孩儿们获得了一种平日所没有的向心力。他们的心里只有飞虎帮这三个字，他们都觉得自己的集体天下无敌，这使男孩儿们兴奋又自豪。大家没有玩枪战，而是围着王俊杰讨论飞虎帮的未来。王俊杰说，帮派要发展壮大，副帮主还是要有的。我觉得杨朔不错，杨朔当副帮主，你们同不同意？

说完，他开始扫视人群，搜寻着杨朔的身影。

这时大家才发现，杨朔今晚根本没来喝兄弟酒。

杨朔呢？王俊杰一时下不来台。

他……好像没来。男孩们互相打量后，确定谁也没有看见杨朔。

我躲在花台后感到很悲伤，因为大家都只注意到没有杨朔，却把我忽略了。没有谁发现我也不在。

我从来就是被人群忽略的那一个。我叫蒋树遥，首先这个文艺莫名又没什么男子气概的名字，就已让我与周遭的男孩们格格不入了。而我从小学起就是班上最矮的男生——勉强可以在“最矮”后